

这样的爱 拖一天是错一天

亦

舒

新

经

典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05-236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样的爱拖一天是错一天 / 亦舒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5
(亦舒新经典)

ISBN 7-80187-639-3

I. 这... II. 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9413 号

这样的爱拖一天是错一天

策划：红书坊工作室 + 广州天地

作者：亦舒

责任编辑：吕晖

统筹：丁丽艳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网址：<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河北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mm × 1230mm 32 开 印张：6

印数：1-20000

版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87-639-3/I · 215

定价：16.00 元



亦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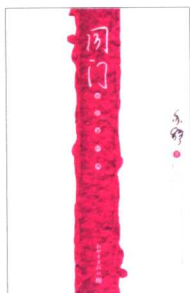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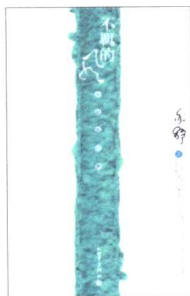
生于上海。

曾在《明报》任职记者及担任电影杂志采访记者
和编辑。

后赴英国留学，任职酒店公关部。

进入香港政府新闻处担任新闻官，七年后辞职。

现为全职作家及家庭主妇，并移居加拿大。



丛书策划：红书坊 + 广州天地

特约编辑：孙莉莉

责任编辑：吕晖

统 筹：丁丽艳

装帧设计：奇文雲海 装帧设计
qwylh_cn@yahoo.com.cn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杨之珊的小跑车驶到门口，已知不妥。

本来宁静的家门前围满记者，电视台索性搭好钢架，居高临下，一见有车子接近，呼啸一声，记者们转过头来，之珊顿时成为猎物。

摄影机的闪灯已经亮起，之珊不敢回家，匆忙间急转弯想从原路走，险些撞到两名记者。

这时，她的手提电话响了。

“之珊，不要退缩，已有警员在场维持秩序，这是你的家，你迟早要回来，抬起头，不用怕。”

之珊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立刻问：“你在哪里？”

“我在书房与你父亲在一起。”

之珊的勇气回来了。

她把车子驶进私家路一边停好，推开门下车。

摄影记者把相机递到她鼻前拍摄，之珊冷静镇定，视若无睹，向大门走过去。

只有在电视上看到名片首映，才有这种热闹场面。

大门打开一条缝，她闪身进去。

来开门的正是刚才叫她勇敢一点的甄座聪。

之珊一见是他，稍微松弛，把脸靠向他胸前。

他轻轻避开：“人到齐了。”

身后姐姐之珩的声音响起：“之珊，等你一人呢。”

之珊问：“妈妈来了没有？”

之珩牵牵嘴角：“她怎么肯来，这屋子里一切，与她无关。”

之珊觉得母亲有预感，五年前她离开杨宅时同之珊说：“我逃脱了，我没生过他，他没生过我，我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你就不同，他是他的女儿，一辈子脱不得关系，真不幸。”

之珊走进书房，她父亲杨汝得迎上来：“外头怎么样？”

“约有三五十名记者。”

他颓然：“警方要我做测谎试验。”

之珩咳嗽一声，表示有话要说。

她丈夫邓景新立刻站到她身边去。

之珩轻轻地说：“孩子们要开学了，我俩需回返多伦多。”

之珊站起来，“这种时候……”

杨汝得扬扬手：“之珩，你与景新走吧，在这里也帮不了忙。”

之珊把姐姐拉到一角，两姐妹长得很像，都有一双大眼睛，互相

凝视。

之珩用极低的声音说：“之珊，他咎由自取。”

“始终是父亲。”

“到了这种地步，人人但求自保。”

“之珩，请留下来支持他。”

之珩摇摇头：“他的红颜知己刘可茜仍在他身边，之珊，我劝你也避一避，照片日日刊登在头版上，以后见人或嫁人就难了。”

之珊不出声。

之珩这番话一点感情也没有，却句句属实，本来，这就是人人为己的世界。

甄座聪走过来：“之珊，让之珩走，她有别的职责，她是人妻，也是人母。”

“父亲呢，始终由他主持大局，照顾妇孺。”

“父母原应如此，这也不是恩典。”

邓景新说：“我们明晨乘飞机回去。”

之珊已无话可说。

她从来没有比今日更累。

“之珊，你放心，今日连你同你师傅，一共有五名大律师在场。”

之珊的师傅，正是甄座聪。

他这时说：“之珊，你不妨到之珩处度假。”

之珩说：“来吧，顺便见见母亲。”

之珊勉强地说：“我想一想。”

这时，大门处一阵扰攘。

之珊出去问：“什么事？”

原来日报已经印出来了，留守门外的记者挑衅地敲门送进来强迫他们阅读。

拳头大彩色字句这样说：“谋杀？自杀？见习生王晶晶失踪多时，大律师杨汝得知法犯法？”

之珊把报纸丢进厨房垃圾桶，吩咐佣人：“做咖啡早餐出来。”

她斟了一杯冰水，独自坐在厨房发呆。

过一会儿，有人伸手进垃圾桶，捡了报纸出来读。

那人，正是之珩口中，她们父亲的红颜知己刘可茜。

她读完头条，把报纸仍然丢回垃圾桶。

之珊问：“内文有无提到你的名字？”

刘可茜点点头：“称我为助手。”

“算是笔下容情。”

刘可茜苦笑。

她心中想什么？

可是希望有人在这个时候确认她的身份？

之珊看着母亲的敌人。

当年因她介入，母亲知难而退，避到加拿大去。

离婚手续早已办妥，不知怎地，父亲始终没有与刘可茜结婚。

今日凌晨的刘可茜因为通宵不寐，脸色甚差，30已过的状况便露了出来：眼袋、颈纹、干唇，姿色已不如当年。

她问之珊：“我应该怎样做？”

“喝杯新鲜咖啡，来，煎双蛋，炸香肠。”

之珊自己老实不客气地吃起来。

“我食不下咽。”

今日也轮到她了。

呵，若然不报，时辰未到。

之珊清晰记得五年前母亲为着婚变四星期内体重骤跌 20 磅。

今日，该刘可茜女士上场了。

之珊问：“你打算怎样，一直留在他身边，还是知难而退？”

“他没叫我留下。”

“这种时候，他不会说这样的话。”

刘可茜用手掩着面孔。

“你生活费用可有着落？”

“他待我不薄。”

之珊说：“那你还不走，尚待何时？”

刘可茜抬起头。

“这种时候，他向你求婚，你逃还来不及呢。”

她疲倦地说：“我不是那样的人。”

之珊不出声。

父亲又是个怎么样的人？连做女儿的都不清楚。

一个人的心，是世上最黑暗的地方。

吃完早餐，之珊回到书房。

父亲已有几日几夜没睡，整日到派出所接受问话，一路上被记者跟踪。

报章已预言这是本年度十大新闻之首：私情、美女、失踪、谋杀……紧张刺激。

杨汝得累极在安乐椅上睡着。

之珩与丈夫已经从后门离去。

屋子里只剩一个男人，他的情妇，一个女儿，以及她所爱慕的人。

呵，还有一堆忠实的老佣人。

有人敲门，电话接着响起。

“我是警署的周元忠督察，可以进来吗？”

甄座聪答：“请展示你的证件。”

对方说：“没问题。”

大门打开一条缝，一个年轻人侧身一闪走进来。

之珊留意到门外记者群已经消失。

真奇怪，像那种野蜂，忽然嗡嗡飞来，众集一堆，万虫攒动，十分可怕，但忽然之间又飞散无踪。

那周督察见之珊大惑不解，轻轻给她答案：“王晶晶家人将于8时整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女儿与杨汝得秘密。”

之珊张大了嘴，吃惊过度，不能言语。

“杨先生一直否认与王晶晶有情侣关系，王家将提供人证物证，记者已蜂拥而去。”

甄座聪镇定地走过来：“请让杨先生再休息一会儿。”

“杨先生如果一开始讲老实话，什么事都没有。”

“他会尽量合作。”

“这是说出一切的时候了。”

那周元忠督察国字脸，浓眉大眼，带点稚气，语气平和，又穿便装，使人觉得亲近，可见是个厉害角色。

“杨二小姐，从你开始可好？”

之珊看着他：“开始什么？”

“警方想问你几句话。”

之珊微笑：“如不，到派出所去也一样，可是如此？”

周督察也笑笑：“杨小姐真是明白人。”

之珊看一看甄座聪，他轻轻点一下头。

周督察开门叫他助手进来。

之珊叫佣人斟出咖啡，还有香酥巧克力牛角面包。

那助手一见，肚饿的他忍不住“唔”地一声，被周督察瞪了一眼。

他们到小客厅坐下。

“二小姐，你也是律师？”

之珊说：“叫我杨之珊可以了，是，但我尚未考到执照。”

“王晶晶是你朋友？”

“我们先认识，她到我家来，我介绍家父给她。”

“她是你同学？”

“不，我与她不熟，她是一名室内设计师。”

“室内设计，怎么会在律师行内做见习？”

之珊不出声。

周督察耐心地等她回答。

过一刻之珊说：“她老板说可以便没问题。”

“听说这位见习生，在杨子律师行内，居然拥有一间私人办公室及秘书，可是实情？”

“我不清楚，我很久没去过杨子律师行。”

“杨子律师行的东主，是你父亲杨汝得？”

之珊答是。

“听你语气，仿佛与生父相当生疏。”

“人长大了，会有自己生活，周督察，上一次你回家吃饭，是什么时候？”

之珊没想到周督察真会回答，他想一想，有点感触：“是上个月的事了。”

之珊站起来。

“杨小姐，我还想问几句。”

之珊只得又坐下来。

“上月7号之后，没有人再见过王晶晶，当日你在什么地方？”

“我上个月1号至14号在太平洋公主游轮上陪家母散心。”

这是铁证。

“王晶晶失踪，你心中有无怀疑任何人？”

“我对此事不作揣测。”

“你怎样看你父亲？”

这时，甄座聪在门口出现：“杨之珊毋须回答这种与案情无关问题。”

周督察问：“杨先生醒来没有？”

“他很疲倦。”

“我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走。”

之珊走到书房门口，看到父亲垮垮地坐在书桌后，脸上可以发皱的地方全部打褶，同一般中老年男人没有什么分别。

杨汝得平日一直保养得很好，他每天做适当运动，头发指甲皮肤都严加修理，脸上永远有一层太阳棕，精神奕奕，显得牙齿更白更齐……

今日的他白发丛生，终于像他的真实年龄了。

之珊感慨，正如她对周督察所说，她有自己的生活，她与父亲早已生疏。

她取过外套。

甄座聪走过来：“回家休息？”

之珊点点头。

他伸出手替之珊拨头发，之珊握住他的手。

她低声说：“家里竟发生这样的事。”

“一定会过去，很快会水落石出。”

“父亲一生事业就此完结。”

“他已属退休年龄，这件事可丰富他的自传。”

“由你说来，一切都有希望。”



“我已经推荐两名律师给你父亲。”

“你不帮他？”

“我与他太熟，人人知道我们是老朋友，有点不便。”

“警方要怀疑到几时？”

“待王晶晶现身为止，生或死。”

“可是父亲有时间证人。”

“之珊，回家去休息。”

之珊驾着车子回自己的公寓。

用钥匙一开门，就看到一套行李。

她立即扬声：“妈妈，妈妈。”

她母亲披着白毛巾浴袍走出来。

“妈妈，你怎么一声不响地回来，之珩今日回多伦多了。”

“我不担心她，我来看你。”

之珊叹息一声，倒在长沙发上。

“你父亲怎样？”

“像童话中蛋顿人自高墙上摔到地下，再也拼不回原形。”

“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叫王晶晶的女子，与我同年。我在一个慈善晚会见到她，她处处奉承，讨人欢喜。一日我回父亲家，她找了上来，就这样认识了父亲，不久，她到他办公室做见习生。”

“是个穷女吗？那样厉害。”

“这事同穷富无关。”

“对，你们新派人处事公允，对事不对人，种族、贫富，均不是因素。”

之珊过去握住母亲的手：“你是来看父亲？你仍然关心他？”

母亲淡然地答：“我谈雅然即使到了黄泉，亦不会与这个人相认。”

之珊又呼出一口气。

“你叹什么气？我来接你到北美洲，你不必在这里担惊受怕，趟这个浑水。”

“妈，做一杯长岛冰茶给我。”

之珊沐浴更衣。

用莲蓬猛冲颈脖，仿佛精神一点。

之珊叹道：“这件事叫人人都老了几十年。”

“是吗，你老了吗，我可没有。”

“母亲，你莫幸灾乐祸。”

谈女士答：“我也希望我有一丝凉快之意，但是没有，我对这个人已没有感情，避之则吉。”

“王晶晶全无离境记录，王家把事情发得很大，矛头直指杨汝得，咬死他不放。”

“这女子到底去了何处？”

“警方怀疑父亲毁尸灭迹。”

“他的红颜知己刘可茜如何？”

“最可怜的是她。”

“之珊，你在说甚？”

“妈，不是她破坏我们家庭，而是父亲不稀罕这个家庭。”

“你仿佛在说别人家事，这女人明明是导火线。”她怒火上升。

之珊为着安抚母亲，只得说：“对，她已遭到报应。”

“6月债，还得快。”

之珊侧着头想一想：“对，善恶到头终有报，这是现世报，不必等到来世。”

谈女士瞪了女儿一眼。

之珊开了电视看新闻。

正现场报道王家招待记者。

屏幕上所见王家居所狭窄，家具杂物堆积如山。王母衣衫不整，痛哭失声，十分煽动地诉诸天下：“晶晶说，若杨汝得不同她结婚，她会招待记者，公开他们二人关系，之后一日，她便失踪。”

记者大声问：“他们是什么关系？”

王母理直气壮：“情侣关系！他55岁，我女23岁，他欺骗我女。”

谈女士伸手过去关掉电视。

之珊吃惊，真看不出聪敏时髦精刮的王晶晶出身这么差，晶晶品味谈吐举止一直都似小康之家女儿。

之珊这才知道她有多幸运，她有一个不出声的母亲，做杨汝得太太时低调，离婚后更不发一声，到了今日，仍然冷静如昔。

她紧紧握住母亲的手。

“这番他有得好烦了。”

之珊代抱不平，“人人都有女友，独他这么倒霉。”